

作者:袁元奎 编辑:秋林

劫匪、小偷都不敢伤害邮差

袁智生于1899年,藏族,本为湟中县总寨享堂乡人。18岁时为维持家庭生计到西宁市邮政局当邮差,当时西宁市的邮政事业刚刚开始,邮件运输工具极为简单,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运输,人力运输叫步班,畜力运输叫驮班。袁智在步班当邮差,运送邮件的路线是西宁——北大通(今门源县),单程路程100多公里,往返都是步行,背邮件的工具叫背夹,背夹里面除了装邮件之外,还装随身衣物、鞋子,总重量有十多公斤。装好邮件之后,从西宁出发,到大通新城邮政代办所住宿,第二天从新城出发,走到宝库五间房又住下来,当时五间房是一处驿站,过往客商在此住宿。第三天早上,从五间房出发,天擦黑到达北大通城,在北大通城住宿。第四天早上,交接班之后,又从北大通邮政代办所背上邮件,原路返回,还是在五间房、新城两地住宿,往返一次需要六天时间。路途上吃住极为简单,走在半路上肚子饿了的时候,就以干粮清水充饥,到旅店才能吃上一口热饭,住宿旅店为通铺板炕,夏天凉席,冬天煨马粪。

当时虽然是旧社会,但对邮差还是保护得比较好,劫匪、小偷都不敢伤害邮差。古时就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说。那时,若一个家庭有外出讨生活的儿女,都在几个月内,甚至一年中盼着一封报平安的家书,所以江湖上约定俗成的规矩:“盗亦有道”七不抢、八不夺。七不抢即:一、临近的村子不抢;二、送信的(邮差)不抢;三、接亲的不抢;四、请医生看病的不抢;五、送葬的不抢;六、为坐月子妇女下奶的不抢;七、媳妇回门不抢。

袁智在运送邮件的时候,背夹上连着两个铃铛,叫“咣铃”,走路的时候,“咣铃”就响起来,劫匪、小偷从不近身。袁智从18岁开始到50岁,一直在这条路线上走了三十多年,由于长期走路,双腿关节都变了形。



邮差和牲口成了相依为命的“朋友”

解放之后,人民政府成立,西宁市邮政局部分人员留用,袁智仍从事邮差工作。从1950年开始,袁智从步班转为驮班,仍为西宁——门源邮班,但运送路线发生了变化,从桥头出发,经过衙门庄,过卡子沟(在门源县),最后到达门源县城,往返路程200多公里。在运送过程中,由于袁智经常在衙门庄住宿,后来就在衙门庄买了三间房子,在“土改”前后,到这里安家落户。运送邮件的时候,先从衙门庄家里出发,早上八点之前到达桥头邮政代办所,下午五点从桥头发班,晚上返回衙门庄,住宿在家里。第二天,沿达坂山路向门源出发,晚上到达门源县卡子沟,住宿在卡子沟,第三天早上八点之前到达门源县城,交接之后,下午五点半发班,原路返回,晚上住宿在卡子沟,第二天又回到衙门庄,运送一次邮件需要四天时间。驮班比步班运送的邮件数量要大,邮件重量是82公斤,牲口饲料大约9公斤,还有干粮、衣物等,总重量大约在100公斤左右,全靠牲口驮运。

由于发班时间规定得严格,每天要很早从家里出发,住宿在卡子沟的那天晚上,得从半夜起来赶路,保证在八点之前赶到门源县城。当时从大通到门源达坂公路是马步芳征发军队和民夫修成的沙路,路况比较差,危险处人牵着牲口小心通过,有时候走小路,困难异常,马在沼泽地里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踏进泥沼中,邮包从牲口身上掉落是常有的事。邮包一掉落,重新安装上去就非常吃力,凭一个人的力量不能抬上马背,只好将邮件取出来,重新装进去,还要一左一右,保持平衡。半路上,有时候一天遇不到一个人,人和牲口就成了相依为命的朋友,有时候马太累,人也背一部分邮件,以减轻马的负担。

近一个世纪的

邮电之家

大通县东峡镇衙门庄村有一个邮电之家,至今已有四代人从事邮电工作。袁智工作的时候有邮无电,称为邮政局,运送邮件全靠人背马驮。到袁有成的时候邮政局有了电话,称为邮电局,运送邮件也从畜力过渡到了邮政自行车和汽车。到了袁家三、四代邮电人,邮电事业突飞猛进,邮电系统内分工更加精细,邮件运输工具也更加先进。袁家四代人是大通百年邮电事业发展的经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工作经历,也反映了大通乃至青海省邮电事业的发展过程。



四十年邮差卸任儿子接班送信



夏天,一边赶路一边拾路边的牛粪,走累的时候就歇下来烧开水,就一口干粮。到了冬天,河水结冰,吃水就比较困难,袁智带着一个马勺,在冰面上砸开一个窟窿,给马饮水,人也用生水就干粮充饥。值得一提的是到达卡子沟时,要过浩门河,河对岸有摆渡的人,到达河边,大声叫喊,对岸的人就驾船过来,把人和牲口摆渡过去。有时候到达卡子沟时已经很晚,河对岸的人已经睡觉,要喊很长时间才能听见,摆渡过去,睡不长时间就要赶路。

袁智在驮班送信一直到1956年,为时6年,由于送信的差使非常辛苦,袁智年纪已大,就提出申请让儿子袁有成顶替他送信,得到同意后袁有成就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半年后袁有成转正了工作。袁智当了四十年邮差,经历了世事沧桑,数番寒暑,几度春秋,尝尽了人间的艰难与辛酸,期间的曲折故事,一言难尽。袁智退休后在衙门庄生活,1973年农历2月去世。

袁有成生于1937年农历5月18日,父亲在步班当差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送过信。他接替父亲的工作,在驮班送信一年多。1957年,西宁到门源的邮件

运送由驮班改为车班,改由汽车运送,这时候邮政局改为邮电局,袁有成等四人被调到门源县邮电局工作,袁有成被分到门源——祁连山路当驮班邮递员。

门源县城到祁连县城有200多公里路程,袁有成送一次信往返需要10天时间。途经地点为门源——马场——祁连俄博——阿力克(在阿柔乡)——祁连县,沿途站点都要住宿。从门源马场到祁连俄博路程较远,有80多公里,一天时间难以到达,夏天,如果遇到赶路的人,就结伴而行,晚上找块露宿在荒滩里,如果遇到赶路的人,就一个人露宿。晚上远处传来狼的嗥叫声,阴森恐怖;冬天由于天气寒冷,不能在荒滩露宿,就连夜赶路。半路上要是肚子饿了,干粮就充饥,为了不使干粮冻住,他就把干粮揣在怀里。一路风餐露宿,送信时间又长,一趟送信回来,身上生满了虱子。

袁有成在门源——祁连驮班送信一年多,被调到门源县早台邮电所当投递员。那时候邮电局已经有了电话,后来又调到门源县邮电局当播音员,以后又到黑石头(浩门农场所在地)邮电支局、门源马场邮电所当营业员。1963年调到大通邮电局。



开始了自行车投递

袁有成调到大通后,先在衙门庄邮电所当投递员,负责投递东峡地区的邮政信件,交通工具是邮政自行车。东峡地区有十多个村庄,分成两条投递路线,隔天投递,当天返回。第一天的投递路线是:衙门庄——南滩——麻其——乙卡——达隆——向化——衙门庄;第二天的投递路线是:衙门庄——向化——将军沟——三角城——下滩——上滩——衙门庄。那时候每送信一天有4角钱出差补助,要求也严格,出勤当天,所里给派单(投递清单),每到一村都要签章,月底对账考勤。主要投递信件、汇款单、包裹和报纸,信件分为平信、挂号信、特挂信,报纸是《青海日报》,每个大队一份。挂号信、汇款单这些重要邮件要亲自送到本人手里,所以投递要严格遵守时间,风雨无阻。东峡地处脑山地区,到大多数村庄投递信件都需要翻山,比如从衙门庄——南滩——麻其的投递路线,从南滩到麻其要翻一座山,麻其——乙卡、乙卡——达隆、达隆——向化都要翻山,总共要翻四座山头,很多路段不能骑车。有些村子之间没有道路,只有推着自行车在垭坎上走。要是遇到雨雪天,草和泥水钻进自行车泥瓦里,无法行走,只好扛着车子走路,一天送信回来,人累得筋疲力尽。但有苦也有甜,袁有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村民们拿到来自远方的信或一张二三十元的汇款单时高兴的表情,有时群众家里炖着热茶,热情地留他喝茶,一杯热茶喝下去之后,乏气也就解了。袁有成在衙门庄邮电所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到桥头邮电局当营业员。以后又调到景阳、长宁等地当邮递员,期间情形和在衙门庄当投递员时一样。后来调回东峡邮电所,当译电员,兼投递员。1986年退休。



袁家有四代人见证青海邮电事业的发展

袁有成有六个子女,次子袁国庆和小女袁小清在邮电系统工作,继承了父亲的职业。

由于袁国庆自小喜欢骑自行车,袁国庆练就了娴熟的技术,他曾以青海省第一名的成绩被青海省体育工作大队选拔为自行车运动员。还代表青海省参加了全国青年自行车锦标赛和国际禹王杯自行车邀请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自行车运动员,但他还是选择了邮电事业。袁国庆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大通县邮电局工作。当过投递员、营业员、线务员、营销员,还当过线务班班长、工队队长。

袁国庆当投递员的时候交通工具仍然是自行车,那时候青海铝厂等厂矿正在筹建,内地职工多,信件往来频繁,业务量很大,有时候光电报一天要送好几趟。最辛苦的要算当线务员的时候,那时候工作条件还很差,拉电杆、电缆用的是马车,后来改用手扶拖拉机。出工期间吃饭很困难,中午就用手扶拖拉机水箱烧开水就着馍馍充饥,晚上回到帐篷做一顿面条。1998年,他们架设宝库牛场——黑泉水库段的线路,这里山大沟深,施工相当困难,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全靠人肩扛手抬。经过几个月努力,终于完工。

二十世纪末,我国电讯事业发展迅速,邮电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邮电分营,邮电局分成邮政局和电信局,袁国庆被分配到电信局工作。此后,电信局经过了几次改组,袁国庆现在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分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大通县农村电信市场的服务与运营。

袁小清1993年参加工作,起先在门源县青石嘴邮电支局工作,担任译电员,同时兼任收寄包裹和营销业务,1998年调到大通县邮电局,在邮政储蓄银行工作。袁小清丈夫樊秉仁也在邮电系统工作,1990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刚察县邮电局、门源县青石嘴邮电支局工作,现在是大通县电信公司职工。

袁凯璇是袁国庆的女儿,生于1989年,2008年进入南京农业大学学习,2012年毕业,2012年招聘到乌兰县电信局工作,三个月后调到德令哈电信局,又开始了袁家第四代人的邮电生涯……